



纸上墨痕

■ 朱美花

清明雨总带着些许毛玻璃的质地，洇湿了老宅木楣上褪色的桃符。我蜷在老藤椅里翻弄父亲的旧书。樟脑丸的气味裹着泛黄的纸页，在台灯晕黄的光里浮沉。海风吹来一股咸湿，一侧的檀木缝里簌簌落下些碎屑，分不清是虫蛀的木粉还是三十年前的香灰。

想起父亲去世那年的深秋，在医院陪床，父亲在点滴声中昏睡。走廊尽头飘来断续的童声：“夕阳无限好……”抬眼望见玻璃窗上趴着一片枯叶，忽然想起李商隐写下这句时，长安城应该也是这样的暮色吧。原来诗里的黄昏，并不是红霞漫天的壮美，而是流云掠过针管反光时，那抹转瞬即逝的温柔。

箱底那册《白香山诗集》裹着蓝布包袱皮，展开时惊醒了沉睡的潮气。指尖拂过泛黄的纸页，在“悠悠生死别经年”处摸到个凸起的褶皱。小侄女忽然举着作业本从里屋跑出来，发梢间还沾着青团蒸腾的热气：“姑姑，老师让我们续写《长恨歌》！”她拿过我手里的诗集，歪着头念出我年少时在脚写的“唐明皇活该”，咯咯的笑声安抚了床边的那只流泪的熊猫。案头上供着的艾草轻轻一颤，三十年前父亲教我临帖的旧砚台，正映出窗外湿漉漉的蒲公英。

上坟的山道上，女儿攥着竹篮里的纸钱问：“外公真的能收到吗？”海棠枝划过她鹅黄的雨衣，让我想起出阁那年，父亲执意在我的嫁妆里塞进这册诗集。当时我嫌箱子沉，偷偷取出压在枕头下，却不知那书页间夹着父亲用工楷抄的《游子吟》：“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”，字痕深得能藏住针脚。

供桌前燃起的烟柱被雨丝压弯时，女儿突然指着碑文问：“外公这里为什么刻着‘诗书传家’？”香火明灭间，我望见父亲临终前攥着诗集的模样——枯瘦的手指反复摩挲“文章已满行人耳”那句，旁边是我用荧光笔涂的摇滚歌词。如今才懂他为何总在“养儿侍老”旁画满波纹线，那些起伏的墨迹，原是新旧年轮咬合的齿痕。

归途的车上，女儿枕着《唐诗鉴赏》睡着了。书页摊开在“谁言寸草心”那页，雨刷器划开连绵的水幕，恍惚看见父亲骑着二八大杠冲进雨帘，前杠坐着偷抹口红的我，后座绑着给二嫂送去的月子粥。

夜雨叩窗时，我把晒过的诗集放回木箱。女儿临睡前塞给我张字条，上面画着穿汉服的女子举伞站在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旁边。装裱多年的宣纸突然簌簌作响，父亲用朱砂圈点的“稚子牵衣问”四字下，不知何时落着小侄女吃芝麻糖时蹭上的油印。

合上书时，一片枫叶书签悄然滑落。那是我大前年登五指山时在老树下拾的，叶脉间斑斑点点，凝着年少时看不懂的秋霜。恰似檐角坠下的水珠在石阶上凿出的小坑，像极了父亲当年教我握笔时，砚台里经年累月的墨痕。

风物写意

叶芽的韵律

■ 廖力

春天，叶芽渐次苏醒。阳光穿透云层，暖意滋养着叶芽，使其身姿缓缓舒展开来。

叶芽的邻居们，那些蛰伏的小生灵，都深谙时序的韵律，感知到春的气息，纷纷动了起来。小昆虫们，有的爬在叶芽尖上，吮吸晶莹的露珠，有的啃食清脆的新绿，缓解冬眠后的饥饿，有的吐出白丝，将叶芽包裹成新家……飞鸟们，有的在长出叶芽的树枝上，忽上忽下地拍打翅膀，有的衔着干瘪的柳条，修缮被风刮破的巢穴，有的摇头晃脑，饶有兴致地舒展羽毛……

还有人类，也抵挡不住春的诱惑。他们脱去厚实的衣着，穿上与春天相配的服饰，纷纷走出家门，感受万物复苏的美好，期待与春天的希望相遇，定格美好瞬间。

都说花是春天最美的代言人。像玉兰花、梨花、李花、樱花等盛开之时，总会博得人们一笑。相较于花的娇滴、可爱，叶芽可谓普通、渺小。但叶芽懂得蜷缩、隐忍，甘当配角，不与花争春。因为这些树木的花期短暂，很快就会凋谢，而叶芽在平凡中绽放力量。待到花凋零时，叶芽才展示另一种希望之美，从容地次第开放，迸发勃勃生机，踏步向前觅春天，见证夏荣、秋黄、冬枯，在季节的轮回交替中，走过一年又一年。

然而，叶芽的馈赠不止于视觉之美，更以另一种形态滋养人间。有些叶芽，只有经过人类采撷，才更具价值。峨眉山有一种茶，叫“青叶甘露”。明前采摘，芽叶细嫩，色翠香幽，待工艺淬炼，其干茶形似竹叶，又叫竹叶青。泡上一壶竹叶青，其味鲜醇爽口，回甘生津。

老话说，春吃芽。一场春雨后，笋芽儿坚韧地穿透土层，破土而出，笋芽儿营养丰富，清炒、炖汤或是涼拌，都有独特的口感和风味。还有刺龙芽、椿芽、折耳根、芥菜、蕨菜、枸杞芽，这些春天的味道，满足舌尖上的味蕾，给生活增添点滴清新。

叶芽往往还表现出生命的韧性。街道边的沥青缝隙中，那些野草芽在汽车尾气中倔强地生长，它们的绿意比温室里的草木更深沉。在某个被遗忘的墙角，爬山虎的新芽正沿着砖缝蜿蜒而上，用嫩红的触须丈量春天的厚度。

烟火珠崖

棋子湾的夫妻石

■ 李再明

此次棋子湾之行，我怀有私心，就是想找到一直没有亲临过的“夫妻石”。

我到过棋子湾多次，大角、中角、小角都有所涉足。自从有人拍到一对形似夫妻的石头，棋子湾的礁群便有了标志性的代言形象。

当年为了发现棋子湾更多的石之美，昌江黎族自治县曾组织过摄影比赛，公开邀请各地摄影师到棋子湾拍摄石头，鼓励大家从不同角度发现石头之妙。谁拍的石头更美、为石头取的名更形象更贴切，谁就可以收获大奖。每次看到宣传品上印刷的夫妻石，都让我有一探究竟的冲动。到棋子湾不看夫妻石，就有了到苏州而不游虎丘的遗憾。可是棋子湾大、中、小三角，茫茫石海，哪里才能找到这对“夫妻”？

20多年前，我到棋子湾，是在大角一带，只觉得石头巨大雄浑，在海滩上衬托沙的洁白细软，浪的汹涌澎湃。近来大角修起了栈道，我也不止一次从栈道走过，每次我都留心所看到的石头，希望能找到心仪的“夫妻”，但每次我都失望而归。

此次早早与友人约好，第二天早晨5点半从村里出发。

清晨5点，窗外雨点滴答，我看到烟波朦胧的海上，仍有渔火闪亮。5点半，我如约到酒店大堂，等到友人后，我们拿好相机和雨伞，开车出发。天还没有全亮，下着小雨。确定夫妻石不在大角后，我们决定从小角往中角寻找。经过昌化

潮汐·纪念《海南日报》创刊75周年

心中的莲花

■ 汪跃平

急促的雨点叩击着窗户，也叩醒了那一段温馨的记忆。

那是2023年3月的一个下午，突然收到信息：我的纪实散文《童趣》在《海南日报》发表了。惊喜的我立马驱车去买当天的《海南日报》，可到了附近的一家报亭，说是当天的《海南日报》中午就卖完了。于是我又急匆匆地赶到寰岛小学边上的一家报亭，报亭主人遗憾地说：“你早点来就好了，今天的《海南日报》最后一份刚被人拿走。”我知道《海南日报》是很紧俏的，当日的报纸当天没有买到，第二天就很难买到了，而今天的这份《海南日报》，记录了我自认为的一份荣耀，自然是急于买到。可现在都下午五点了，两个报亭都没有卖，再去哪里买呢？正当我六神无主之时，突然下起雨来，豆大的雨点敲打着我失望与焦急的心，我赶紧躲进车里，望着车窗外躲雨奔跑的人流，心里想着：他们都不跟我一样正趋向自己心中的目标吗？这时，我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：到海南日报社去看看吧。于是，我驱车来到报社大门。下车后，我冒雨跑向门岗亭，亭旁的保安先生立即开门，招呼我进去避雨。我说明了来意，登记好来访信息后，保安先生热情地指着前方说：“从这里直走，岔口处再向右拐，越过一栋楼，左边那幢楼就是。”我道了一声谢，开门就冲进雨帘，飞也似的跑到了保安先生所指的楼里。一进门，看到一楼有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，我迈着大步，刚想进去，突然感到这样太冒失，于是，我站在门口，低着头，左右摇晃着，先甩掉发中的雨滴，而后，双手把后背上的水

去办公室给您拿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！”

女孩转身上楼去了。长者招呼我进门坐下。一会工夫，刚才的女孩拿着一份报纸进门递给我：“您看是这份吗？”我立马起身，接过报纸在桌上摊开，“童趣”两个字赫然映入眼帘。我兴奋地说：“就是这份，可以把这份报纸卖给我吗？”

女孩微笑着说：“不用买啦，这是我办公室的，我都看过了，就送给您吧。”

我一边致谢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叠好报纸，似珍宝一般揣进微敞的衣襟里，而《海南日报》团队的德厚流光也随之映入了我心中。我心里美滋滋地道一声“谢啦”，就转身出了门。

“先生，外面下着大雨，我拿把伞送您吧。”

还没等我回话，女孩就拿来了雨伞，说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瓢泼大雨砸在伞上，噼啪作响。“先生，小心点，路滑！”

我抬起头来，侧向她：“谢谢，你也小心点！”这时，我发现雨伞偏向着我这边，女孩的一边肩袖都浸湿在雨中，我赶紧把伞柄推至她那边：“你看，你一边肩袖都打湿了。”

女孩微笑着说：“我比你年轻，我没事的。”说着，又把伞柄移向我这边。

“那好吧，伞柄放在中间，我们平均分享。”我说。

她冲我嫣然一笑，像纯洁的莲花那样高雅。

不一会儿，我们来到车旁，女孩迅速拉开车门：“快进去吧，下雨注意安全。”

诗路花语

墨色与春光的叙事

■ 林海平

写你，笔锋就陷入四月的沼泽，
白梨在宣纸上结痂，
而绿堤突然漫溢——
整条河流竖起，
成为悬腕时颤抖的边界。
落日是砚台里，
化不开的朱砂。
总在收笔时，
突然滴落，
染红所有预留的空白。
那些笙歌被墨色吸吮，
字迹间游动着未完成的旋律。
当我说“萧瑟”，
纸角就飘来一片真实的枯叶。
而你是最固执的留白，
让所有比喻显得贫瘠。
当整首诗即将被黄昏卷走，
你突然从韵脚处
递来一枝带露的桃花。
.....

柳渡辞（外一首）

■ 熊轲

紫燕呢喃，青绿寒烟间杨柳婆娑
踱步徜徉，斑驳光影缠绵心魂
眷恋唐宋楼阁，细摹千古丹青
幻想，披一蓑烟雨醉眼鸟蓬船
轻声唱，舀半杯月光，半杯清风
雨珠打湿春衫，倾怀清辞诗笺
任万籁轻触心弦，卧听花开花落
热泪流过微笑，酬唱青春如梦
感慨悠悠一瞬，寻觅熟悉容颜

◎与春风碰杯

风铃摇呀摇，钟情这水墨烟雨
望湖亭中驻足凝眸，草幽竹静
三盏春酿，眷顾暖心寄托
与春风碰杯，最渴望邂逅故人
描绘唐韵悠悠，同乐长安酒肆
那小令抚心，听得见杏花呢喃
畅咏曲水流觞，且赋一醉蝴蝶梦
相信缘分，追寻相约的远方
.....

樱花的梦境

■ 贺爱明

樱花在宣纸上晕开 所有
黑色未干的诗行都在颤颤
春风沉醉的夜晚
月光碎银般的沉默都是
春寒中每一片坠落都是
与地心私奔的密约
情缘正随潮汐褪去
泥土深处传来瓷器裂响
离别像一场轻盈的春雨
悄无声息却湿润了大地
当墨色洇成江南的云雾
泥土缝合了所有皱褶的香气
一首诗里樱花忽远忽近
在真实和虚幻间游离
风再起时，你仿佛仍站在
当年那场万瓣纷扬的樱花里
.....

乙巳孟春雨霁山行

■ 陈焕泽

昨暮乌云起，
今朝丽日升。
峦危苍竹挺，
壁峭劲松生。
块垒尘埃释，
禅心溪涧鸣。
泰然天地阔，
景秀且徐行。
.....

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



《春天的故事》（油画） 王家儒作

风物写意

叶芽的韵律

■ 廖力

春天，叶芽渐次苏醒。阳光穿透云层，暖意滋养着叶芽，使其身姿缓缓舒展开来。

叶芽的邻居们，那些蛰伏的小生灵，都深谙时序的韵律，感知到春的气息，纷纷动了起来。小昆虫们，有的爬在叶芽尖上，吮吸晶莹的露珠，有的啃食清脆的新绿，缓解冬眠后的饥饿，有的吐出白丝，将叶芽包裹成新家……飞鸟们，有的在长出叶芽的树枝上，忽上忽下地拍打翅膀，有的衔着干瘪的柳条，修缮被风刮破的巢穴，有的摇头晃脑，饶有兴致地舒展羽毛……

还有人类，也抵挡不住春的诱惑。他们脱去厚实的衣着，穿上与春天相配的服饰，纷纷走出家门，感受万物复苏的美好，期待与春天的希望相遇，定格美好瞬间。

都说花是春天最美的代言人。像玉兰花、梨花、李花、樱花等盛开之时，总会博得人们一笑。相较于花的娇滴、可爱，叶芽可谓普通、渺小。但叶芽懂得蜷缩、隐忍，甘当配角，不与花争春。因为这些树木的花期短暂，很快就会凋谢，而叶芽在平凡中绽放力量。待到花凋零时，叶芽才展示另一种希望之美，从容地次第开放，迸发勃勃生机，踏步向前觅春天，见证夏荣、秋黄、冬枯，在季节的轮回交替中，走过一年又一年。

然而，叶芽的馈赠不止于视觉之美，更以另一种形态滋养人间。有些叶芽，只有经过人类采撷，才更具价值。峨眉山有一种茶，叫“青叶甘露”。明前采摘，芽叶细嫩，色翠香幽，待工艺淬炼，其干茶形似竹叶，又叫竹叶青。泡上一壶竹叶青，其味鲜醇爽口，回甘生津。

老话说，春吃芽。一场春雨后，笋芽儿坚韧地穿透土层，破土而出，笋芽儿营养丰富，清炒、炖汤或是涼拌，都有独特的口感和风味。还有刺龙芽、椿芽、折耳根、芥菜、蕨菜、枸杞芽，这些春天的味道，满足舌尖上的味蕾，给生活增添点滴清新。

叶芽往往还表现出生命的韧性。街道边的沥青缝隙中，那些野草芽在汽车尾气中倔强地生长，它们的绿意比温室里的草木更深沉。在某个被遗忘的墙角，爬山虎的新芽正沿着砖缝蜿蜒而上，用嫩红的触须丈量春天的厚度。

烟火珠崖

棋子湾的夫妻石

■ 李再明

此次棋子湾之行，我怀有私心，就是想找到一直没有亲临过的“夫妻石”。

我到过棋子湾多次，大角、中角、小角都有所涉足。自从有人拍到一对形似夫妻的石头，棋子湾的礁群便有了标志性的代言形象。

当年为了发现棋子湾更多的石之美，昌江黎族自治县曾组织过摄影比赛，公开邀请各地摄影师到棋子湾拍摄石头，鼓励大家从不同角度发现石头之妙。谁拍的石头更美、为石头取的名更形象更贴切，谁就可以收获大奖。每次看到宣传品上印刷的夫妻石，都让我有一探究竟的冲动。到棋子湾不看夫妻石，就有了到苏州而不游虎丘的遗憾。可是棋子湾大、中、小三角，茫茫石海，哪里才能找到这对“夫妻”？

20多年前，我到棋子湾，是在大角一带，只觉得石头巨大雄浑，在海滩上衬托沙的洁白细软，浪的汹涌澎湃。近来大角修起了栈道，我也不止一次从栈道走过，每次我都留心所看到的石头，希望能找到心仪的“夫妻”，但每次我都失望而归。

此次早早与友人约好，第二天早晨5点半从村里出发。

清晨5点，窗外雨点滴答，我看到烟波朦胧的海上，仍有渔火闪亮。5点半，我如约到酒店大堂，等到友人后，我们拿好相机和雨伞，开车出发。天还没有全亮，下着小雨。确定夫妻石不在大角后，我们决定从小角往中角寻找。经过昌化

镇还没醒来的街巷，来到小角入口。可是，因逢台风，小角通向海边的路仍在被封状态。我们掉转车头向中角开，路过昌化港和峻灵王庙，在雨中兜兜转转，通过一条土路后，终于来到了中角。

此时，天已破晓，雨却大了起来。我们一手举伞，一手握相机，在棋子湾中角的海边举伞北望，可以看到烟雨中的开元村，巍峨的城郭露着几分缥缈。此外，清寂的海湾，别无可见的建筑，所有海岸线都处于野生状态。

我们穿短裤，着凉鞋，由北向南在海岸线跋涉。时而在海水里徜徉，时而在沙滩上行走。无风，海水清澈，波澜不惊；沙滩细软，缝合水陆；礁石千姿百态，星罗棋布。这石望着那石高，这角望着那角好。翻过一道礁壁，迈过一片沙滩，涉过一条流向大海的溪流。如此反复再三，我们仍往南行。友人问我，还要往前走吗？我说再走走吧，既然来了，就尽量不留遗憾。在我的坚持下，继续往前行进。

面前一堵巨石屏障，不适合在雨中穿越，我们只好绕道走。从沙滩往坡崖向上，有密集的仙人掌和茁壮的野菠萝挡道，赤裸的腿脚免不了要被仙人掌“摸”几下。过后是木麻黄林，雨水淹没了林中的小路，只能靠感觉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。

<p